

厲鬼犯蹕記

說言奇書
第四集
第六編

下卷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共學社文學叢書▲

海上夫人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初版

(厲鬼犯蹕記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英國安司倭司

同譯者閩縣毛林

發行者文

北京上海天津保定奉天吉林

印 刷 所

濟南河南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杭州上海棋盤街

分 售 處

長沙廣州成都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福州常德衡州香港

張家口

重慶嘉雲瀘州

新嘉善

江寧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熙初◎譯
角五冊一

本書爲大文豪易卜生君所
著名劇述一女子嫁一老醫
生之事以指示婚姻之意味
及其幸福之由來凡婚姻是
何種生活結婚須憑何種意
志由何人擔負責任皆於各
幕中暗示其正當之見解凡
新舊式結婚之流弊讀此可
悟補救之法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洋裝一冊

羅刹因果錄

定價三角

林琴南譯筆記小說

洋裝一冊

哀愁錄

定價二角

凡短篇小說八則。每則四五千言。類皆含有哲理。著者托爾斯泰。俄國偉人也。前此俄國國風。皆托氏造成之。故書名羅刹因果。華俄接壤。托氏之世。去今未遠。洵吾人不可不讀之書。

本書合短篇小說四則爲一本。原本爲法國名著。譯文則林琴南先生手筆也。凡名著敍一事。恆令讀者如身入其境。所以可貴。多讀此等小說。可以變化氣象。僅於字句間求之。猶未盡文學之量也。

厲鬼犯蹕記卷下

第三章

第一節

皇帝居堡經月。卽歸倫敦。凡六禮拜。復至此堡。此時皇帝離婚之事。衆心不然。而寶梨瑩尤屬新教之人。衆尤弗善。幸未肇亂。而法國及羅馬教皇尤怒。且西班牙聞凱得琳將廢。則尤不謂然。以皇后卽西班牙公主也。六月十八號。皇帝欲派大臣定離婚事。皇帝於前一日。同寶梨瑩至武英佐。不欲聞判決之辭。堡中人民。雖不悅離婚事。然仍貌親皇帝。惟寶梨瑩。一至。衆皆涕唾。不以爲然。皇帝見狀不悅。至堡之時。雖言笑如常。然心至焦灼。是夕秉燭治事。

且宣保企阿隊長至堡。保企阿至時。皇帝曰。吾前此囑爾斡旋美伯漪事。如何。保企阿曰。臣奉勅至林屋得家。而美伯漪仍與大父同居。皇帝曰。其美如前乎。保企阿曰。臣爲第一次所見。想無更美。如其人者。皇帝曰。吾深信其美。前此機務交臻。故不及憶。今日至堡。不禁思及玉人。汝以明夕以美伯漪至堡。保企阿曰。一如聖諭。皇帝曰。吾視爾面似。尙有所欲言者。保企阿曰。想陛下或未忘黑恩之黨人。皇帝曰。今茲死者復生而爲盜耶。保企阿曰。死而復生。初未之聞。然黑恩見形。臣已數見之。恆有司林之人爲鬼所震。且沿途狙刦。民不堪其擾。皇帝大怒。曰。俟吾離婚事楚後。卽悉心治此惡物。保企阿曰。臣祈天祝陛下成功。唯臣意以爲必得教堂之人助力。不能以兵力臨之。皇帝曰。汝言亦近似。唯余無迷信之心。

保金阿曰。臣甚疑林屋得老司林。亦爲鬼黨。卽海甲孫亦黨中之人。皇帝曰。汝胡不執其人。保金阿曰。未得聖旨。胡敢妄自取人。且臣欲取海甲孫必連坐林屋。得一取林屋。則驚及陛下寵眷之人。故未卽動。皇帝曰。今夕以人取海甲孫。並林屋得至此。窮閉一室。待余詳詢其底蘊。保金阿遂爲禮以行。且曰。陛下之意。臣謹違行。遂去。皇帝挾寶梨瑩同至禮拜堂行禮。禮畢後。皇帝將出。有閻者入言外間。有一女子。加面羃。欲面陛。下躬自陳奏。皇帝曰。女子何來。又安在閻者曰。在禮堂休息室中小坐。賤臣告以此非面聖之時。然來意甚堅。臣不能不冒死爲之陳奏。此閻者所以敢如是者。以此女賂以金戒。指貪而忘險。故昧死而前。皇帝曰。佳。吾往視其人。卽令寶梨瑩少卻。自至休息室視此女。則皇后凱得琳也。長

跪於地不起。皇帝大呼而起。皇后則引皇帝之衣。弗釋。悲涕而言。曰。陛下且聽臣妾數言。皇帝扶而起曰。汝當以簡語。勿過絮絮。皇后仍跪親皇帝之手曰。臣妾爲陛下法律中之配。且忠事陛下久矣。皇帝曰。汝仍不起耶。良不類西班牙之種人。皇后因起立曰。誠如聖諭。然吾意終不願起。欲待奇冤白時方敢起侍陛下。皇帝曰。汝來大誤。令余難堪。汝當防吾不得已時。將以不情之法律相處。后曰。舍兩侍者外。無人知臣妾至此。不足爲陛下之辱。帝曰。汝能如此甚佳。然尙須以簡語示我。無多詞費。后曰。果臣妾語鈍。幸陛下曲赦其罪。臣妾悲哽無倫。從古以來。身處宮中者。萬無淒涼至此。且二十年身事陛下。未有過失。今蒙奇辱。至此真古今未有之事。帝曰。汝來欲申申詈我者。我卽引身他出。后悲曰。臣妾非敢冒。

犯天顏。惟情有所鍾。不能不吐誠款。乞陛下以大公爲懷。勿使臣妾陷於極地。以成聖明之累。卽陛下不肯憐。妾亦當憐我幼女。爲陛下所生之兒。帝曰。爾勿絮絮。爾之境遇固屬可憐。然我當時偶爾似屬過舉。今欲自懺吾過。不能不與爾分析。后曰。陛下逐妾而偶寶梨瑩。此獨非陛下之過。果遂其欲。決可如願。矧臣妾荏弱不足以回天聽。卽國人亦不過持公論。以批逆鱗。離婚之事。決成寶梨瑩之冊。立亦屬必然之事。然臣妾私決寶梨瑩。必不能終事陛下。皇帝大笑。后曰。臣妾料寶梨瑩必不安於室。將貽羞於陛下。彼一心離間人之配偶。而便其私。則此人豈有公道。無公道。又安有忠心。皇帝曰。汝勿多言。且怨瀆之言。污人亦太甚。后曰。此非太甚。臣妾敢質。言果冊立寶梨瑩。後來悔。且無藝。此非臣妾之私言。亦

臣妾忠君之本分。帝曰汝之所言盡於此乎。后曰尙有未盡之言。蓋二十年中夫婦愛情至今尙有餘緒。至於今日而止。迄明日衆議一決。則臣妾之心碎矣。帝曰何也。汝卽退位。尙可逍遙以終遲暮之年。后曰臣妾生爲皇后。卽死亦必在宮中。所謂餘年正無幾耳。今請陛下質言示臣。陛下是否爲寶梨瑩所愚。帝曰此人安能愚我。后曰果此人愚陛下者爲陛下所覺。亦如臣妾之離婚乎。帝怒曰此決無其事。果有者必置之斷頭架上。筆伏后曰請陛下予臣以手相引。以爲後來之證驗。已而帝后果引手。后曰臣妾必勝然雖勝固已嘆矣。帝曰此特妬心所激。非必有其事。后曰陛下此非臣妾之心。臣妾爲西班牙公主。安能與此苟賤無恥之寶梨瑩行妬。帝曰不妬亦佳。然言止於此矣。后曰尙有餘言。試思臣妾得侍。

皇躬非太上皇帝所欽定耶。且亦臣父先皇所許。兩姓皆衷法律而成。陛下胡能自引爲過。帝曰。此等語可至審判委員會中自陳。后曰。臣明日必極力與辯。明知不勝亦拚死爲之。帝曰。旣知不勝。何辯之爲。后曰。非好辯也。爲陛下令名爲祖宗家法爲幼女無依。勢在不能不辯。果臣妾被辱。不言亦忝爲二十年中宮之女主。且陛下與臣妾離婚。臣妾決不甘心。卽寶梨瑩亦不能爲法律中之良配。帝曰。吾知爾固執不化。今可上其面。累趣行此間。非爾所駐足之地。后曰。知之然吾平日所心愛之夫主。從今永訣矣。帝曰。汝面累安在。汝不聞外間有足音耶。因向外呼曰。來人勿前后即累而且行。而寶梨瑩已突入曰。吾來得毋中隔。陛下之愛情乎。帝卽引寶梨瑩之臂曰。爾隨吾行。寶梨瑩曰。吾決不行。請問陛下此女。

爲何人陛下平日疑我有外遇今我亦以內遇還疑陛下前此至
堡時湖上有美女美伯濤與陛下有情今果珊珊來耶陛下不許
吾言吾不能奉詔必欲一吐其款曲帝曰情人勿妬且隨吾行寶
梨瑩曰吾必逐此女出門吾方隨駕而行皇后大怒曰賤婢汝安
能逐我出此門中寶梨瑩大驚曰此爲何人帝附耳曰此人宜避
寶梨瑩曰此爲皇后乎后曰然卽去面羃曰臣妾一刻尙踞中宮
者請陛下逐此賤婢聽臣妾自行帝謂寶梨瑩曰汝可先行寶梨
瑩凝立不動后曰聽之留此敢信其必自慚唐突陛下亦勿行但
問長公主馬利亞在法國時寶梨瑩於長公主之前所執何役更
問寶梨瑩前此與倍西勳爵曾否有情更問其人是否與倭爾忒
爵士有囉臂之盟寶梨瑩曰此均讛語一無所憑后曰請陛下後

此逐日當心勿貽。陛下以難滌之羞可也。汝今日離間吾之恩愛。無論成功與否。吾敢以天理證爾之罪惡。吾日日禱天趣爾自卽於負慚之地。想吾去死之期不遠。當叩籲上帝與爾對簿於御前。寶梨瑩恨極欲暈卽曰。陛下速扶吾行此等顛狂之狀令人怖慄。不止。后引其臂曰。汝罪狀未盡。吾尙欲宣布爾辜。汝自分志得謀成中宮之位。旦晚屬爾。然冕加爾首。時防與爾之頭顱。一時同墜。寶梨瑩曰。請陛下扶我外出。后堅引其臂曰。必竟吾言汝敢潛逃者。吾將隨爾白之大眾之中。因切齒謂皇帝曰。陛下試觀寶梨瑩之面。見彼仇家乃畏葸至此。非其中餒乃至是耶。寶梨瑩大哭。帝曰。汝自尋苦惱。不其愚乎。后曰。彼果量已審分。亦萬萬不敢吐喙。吠之聲。賤婢汝聽之。皇帝後日與汝離婚。時想爾悲懷。當甚於今。

日。以。汝。假。面。目。已。爲。陛。下。所。知。後。此。爾。之。奸。謀。陛。下。必。加。省。察。汝。
技。且。夕。窮。矣。寶。梨。瑩。仍。哭。不。止。后。曰。汝。後。此。視。受。代。之。人。亦。猶。我。
之。恨。汝。然。汝。他。日。必。負。罪。而。廢。萬。不。如。我。之。自。如。到。被。罪。時。汝。始。
知。吾。所。受。之。苦。均。爾。所。造。彼。此。平。心。印。證。則。自。知。造。孽。之。深。語。後。
謂。帝。曰。陛。下。已。與。我。引。手。爲。定。矣。果。此。女。後。來。負。罪。陛。下。當。踐。言。
立。斷。其。頭。且。欲。在。寶。梨。瑩。之。前。再。與。臣。妾。引。手。以。證。帝。曰。可。寶。梨。
瑩。果。如。是。者。吾。必。如。皇。后。之。言。是。仍。後。來。伏。線。皇。后。者。寶。梨。瑩。曰。陛。下。何。爲。
竟。出。是。言。帝。曰。我。已。前。許。皇。后。矣。后。曰。寶。梨。瑩。汝。當。凜。凜。後。此。果。
不。自。檢。當。知。寡。人。之。有。先。見。想。爾。受。罰。之。時。吾。或。不。見。當。在。上。帝。
之。前。見。爾。自。搖。首。級。而。來。寶。梨。瑩。喘。息。言。曰。此。言。大。過。乃。立。量。於。
皇。帝。之。懷。中。皇。帝。怒。謂。皇。后。曰。爾。行。爾。氣。殺。此。人。矣。后。曰。寶。梨。瑩。

雖暈不久卽醒。當力振其精神。害我因而自害其身。今願上帝保佑陛下。遂上其面幕而出。帝防堂中人生疑。因力呼寶梨瑩蘇醒。已而果醒。旣醒而哭曰。此似噩夢。可怕已極。想陛下或不赦我。且請立誓。皇帝曰。爾但忠心。卽無他虞。目下戚戚。又何爲者。寶梨瑩曰。防陛下時時疑我。帝曰。此自在爾之行爲能謹與否。吾今微悟。凱得琳所言。或有真際。寶梨瑩曰。吾敢矢誓。與倭爾忒諸人頗形脫略。非有他也。自陛下見寵以後。吾於此等猶之暮靄。如陛下則初陽。溫燠。胡能戀彼黃昏。至皇后所言。我侍陛下於凱得琳殊有罪過。自防卽以此受罪。帝曰。汝亦無罪。蓋我之離婚本屬公理。且屬要圖。卽不與爾結婚。而凱得琳亦在必離之例。過誠在我。不與爾也。寶梨瑩曰。得陛下言。吾心略喜。且陛下恩深。我之美貌亦形。

甜蜜。此身永永屬陛下矣。言次忽爾變色。帝曰汝心尙何杌陧。寶梨瑩曰吾於窗外見黑眚大率鬼物晝見也。帝曰此神經之病今且歸息。寶梨瑩曰後此有人讒我者乞陛下容我力辯我實愛陛下不復更愛他人。帝曰吾信汝也。遂扶寶梨瑩出禮堂而去。

第二節

帝旣歸御書房坐覽章奏。至於薄暮。覺屋中奇熱。則開窗收取空氣。瞥見電光。帝卽出門觀雨。時堡中已十二句鐘。夜已午矣。洞黑一無所見。崗兵進問。帝曰朕也。崗兵曰此時遇陛下。直意料所不到。風雨至猛迅。瞬息且至。願陛下自衛聖躬。帝笑曰吾無所懼。汝赴門洞之中。此間讓我小立。正於此時。霹靂一聲。儼同地震。皇帝夷然徘徊於門外。雷聲止。後有怪聲突發。就電光中見一黑衣之。

人。手執鐵繩曰我黑恩也。皇帝自謂已滅我乎。帝曰惡鬼汝何所欲而來見我。黑恩曰特來奉訪想此疾風濁雨迅雷中但有爾我能外出遊涉享此清福蓋我深喜霹靂以爲雅樂電光之來卽爲美女之跳舞帝曰惡鬼趣歸地獄鬼曰皇帝固有力然不能御我蓋爾心常蓄惡念曾常人之不如故不能以正驅我然汝旣犯大罪全無正氣禦我故常常見形待爾臨死之前三日我仍來侍汝。皇帝大怒曰汝敢以惡言抵我鬼笑曰不寧惟是尙有他言汝之生涯直有汚血加爾身上汝所愛之人苟觸爾之怒首領立時不保蓋汝之愛情索命之愛情也吾爲寶梨瑩計寧與偷父同居尙能自聊其生若汝直嗜殺之獨夫胡稱良匹卽他女亦然皇帝曰汝何爲謗及無辜之女鬼曰汝後來當自知之汝嗜殺成性後

此結果亦多凶而少吉。卽今日幸生直行戶而走肉迨爾死後凡經爾所斥爲狗者將爭執吮爾之血皇帝於雷聲中聞鬼語模糊不能別鬼語後電光大撇皇帝目瞇鬼亦不見。

第三節

此時湖上風雨一如堡中美伯漪則長跪禱天佑其祖父林屋得聞雷亦懾然不禱告但據榻不樂女曰大父胡不禱告方吾在禮拜堂時每遇迅雷吾師恆令跪禱今大父胡爲默默老人曰吾不畏何事禱告女曰不畏何由變色老人怒曰孺子自慎攝其心可爾疾風暴雨胡能持久時屋頂有硫黃之氣女曰願聖母恩庇吾已聞有硫黃之氣電及吾廬矣老人走出門次日電氣果及茅茨之上女此時亦勉強出門見毛更及海甲孫力救茅檐之火女